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十五卷 治水江南

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。時嘉興、蘇、松諸郡，水患頻年，屢敕有司，督治無功，故有是命。六月，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，相度水田，量免今年租稅。

秋八月，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《水利集》賜夏原吉，使講求疏治之法。原吉上言：「江南諸郡，蘇、松最居下流。常、嘉、湖三郡土田，高多下少。環以太湖，互綿五百里，納杭、湖、宣、歙諸山水，注澱山諸湖，入三泖。頃浦港湮塞，匯流漲溢，傷害苗稼。拯治之法，宜濬吳淞諸浦港，泄其壅淤，以入於海。吳松江袤二百餘里，廣百五□餘丈。西接太湖，東通海。前代屢疏，以當潮汐，沙泥淤積，旋疏旋塞。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□餘里，雖稍通流，多有淺窄。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，可百三□餘里，潮汐壅障，芟蘆叢生，已成平陸。欲即開濬，工費浩大。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，即古婁江，逕通大海，常熟白茆港，逕入大江，皆廣川濬流。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，引太湖諸水入劉家、白茆二港，使直注海。松江大黃浦，乃通吳淞要道，下流壅塞，難即疏濬。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，可逕達海，宜濬令深闊，上接大黃浦以達芡湖之水。此即《禹貢》『三江入海』之跡。俟既開通，相度地勢，各置石閘，以時啟閉。每歲水涸時，修圩岸以禦暴流。」疏上，行之。役夫凡□餘萬。原吉布衣徒步，日夜經畫，盛暑不張蓋，曰：「百姓暴體日中，吾何忍！」於是水泄，農田大利。

二年春正月，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、松疏通舊河，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。

六月，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為布政使右參政，從夏原吉蘇、松治水。九月戊辰，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，還朝。

三年夏六月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、僉都御史俞士吉、通政使趙居任、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、松、嘉、湖饑民。上曰：「四郡之民，頻年厄於水患。今舊穀已罄，新苗未成，老稚嗷嗷，朕與卿等能獨飽乎？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。所至善加撫綏，一切民間利害，有當建革者，速以聞。」

宣宗宣德七年九月，蘇州知府況鍾上言：「蘇、松、嘉、湖之地，其湖有六：曰太湖，曰傍山，曰陽城，曰昆承，曰沙湖，曰南湖。聯屬廣袤凡三千里。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，東出崑山劉家港，東北出常熟白茆港。永樂初，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，水不為患。年久淤塞，一遇久雨，遂成巨浸，田皆溺焉。乞仍遣大臣督郡縣於農隙時，發民疏濬，則一方永賴矣。」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。

世宗嘉靖元年，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。吳淞自周忱修治後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。弘治中，設水利僉事伍性，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。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，自帆歸浦至分莊七□餘里。至是，克嗣用華、上、嘉、昆四縣民力，開吳淞江四千餘丈，□餘年無水旱之憂。

二□二年，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：「一曰廣疏濬以備泄。蓋三吳澤國，西南受太湖、陽城諸水，形勢尤卑，而東北際海，岡隴之地，視西南特高。昔人於下流疏為塘浦，導諸湖之水，由北以入於江，由東以入於海。而又畎引江潮，流行於岡隴之外，是以瀦泄有法，而水旱皆不為患。今惟二江頗通，一曰黃浦，一曰劉家河。然大河諸水，源多勢盛，二江不足以泄之。而岡隴支河，又多壅絕，於是高下俱病。治之法，先其要害者。宜治澱山等處菱蘆之地，導引太湖之水，散入陽城、昆承、三泖等湖。又開吳淞江並太石、趙屯等浦，泄澱山之水，以達於海。濬白茆港並鮎魚口等處，泄昆承之水，以注於江。開七浦、鹽鐵等塘，泄陽城之水，以達於江。又導田間之水，悉入於大浦。使流者皆有所歸，而瀦者皆有所泄，則下流之地治，而瀦無所憂矣。於是乃濬臧村、第港以溉金壇，濬淖港等河以溉武進，濬艾祁、通波以溉青浦，濬顧浦、吳塘以溉嘉定，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，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。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。蓋蘇、松、常、鎮最居東南下流，而蘇、松又居常、鎮下流，秋霖泛漲，風濤相薄，則河浦之水，逆行田間，衝齧為患。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、吳作田塍禦水，民甚便之。而司農丞郝亶亦云：『治河以治田為本。』蓋惟田圩漸壞，而歲多水災也。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。河浦之水，皆自平原流入江海。水緩而潮急，沙隨浪湧，其勢易淤，不數年既沮洳成陸。歲歲修之，即不勝其費。昔人權其便宜，去江海□餘里，或七八里，夾流而為閘。平時隨潮啟閉，以禦淤沙。歲旱則閉而不啟，以蓄其流。歲澦則啟而不閉，以宣其溢。志稱置閘有三利，蓋謂此也。而宋臣郝僑亦云：『漢、唐遺蹟，自松江而東至於海，又導海而北至於楊子江，又沿江而西，至於江陰界。一河一浦，大者皆有閘，小者皆有堰。』臣按郡志，與僑頗合，然多湮廢，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。」正德間，巡按御史謝琛，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。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，江陰縣議復桃花閘，嘉定縣議於橫瀝、練塘、鹽鐵各置閘如舊。

穆宗隆慶四年，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、上海知縣張嶺，開濬王渡起至宋家港，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□一丈，闊三□餘丈。今議減半，開河面一□五丈、底闊七丈五尺、深一丈五尺六寸。共享工銀六萬餘兩。是歲大饑，畚鍤雲集，不兩月而河工告成，民得仰食焉。

神宗萬曆□五年，以吳中歲遭水患，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，駐松江。是歲，命許應達蒞任，發帑金□萬為修治費。及首濬吳淞，後及支干。開濬未完，而故道反塞。不一年盡為平壤，功未竟。

谷應泰曰：

天下之賦，半在江南，而天下之水，半歸吳會。蓋江南之田，資水灌沃，特號塗泥，又易沾足，偃鼠飲河，酌多孔取，非如雍州土厚水深，冀州神臯天黨也。考浙西及蘇、松諸郡，以杭、湖、宣、歙萬山之水，奔騰湧溢，盡入太湖。太湖蓄瀦之餘，溢於三江，東流入海，所謂「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」是也。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，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。而乃吳淞、婁江，率皆淤塞，黃浦、白茆，僅見虛名，江海之門泄瀉既少，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。加以山水多沙，夏秋暴漲，乘勢飄流，勢緩波平，沙因類聚，瀕湖諸浦相繼埋蕪矣。

夫懸師井陘，僅容單騎，則良將為之躊躇；入告君門，路隔九閘，則忠臣為之泣血。況於滔天臣浸，泄於一線之流；倒峽傾江，阻於一壞之土。其魚之歎，能不為之寒心哉！而或者謂溪不入湖，皆由吳江長橋之築。水清沙滯，勢至壅閼。賴江流剽疾，聚族兼行。今橋樑既立，水勢紆迴，清浮則去，濁重則沈。此猶賈讓治河，必欲盡徙民居，放河北流，以入渤海。而宣房築渠，更播德、棣，分為八河，以息民患。誠雲上策，其事蓋難言之。大抵嘉、湖地據上流，故溪不入湖，則嘉、湖代受震澤之水。蘇、松勢處下流，故湖不入江，蘇、松且代受三江之水。夏原吉躬履勘驗，始稱太湖泛溢宜濬吳淞。然蘇之吳淞，沙泥淤塞，旋疏旋積。松之吳淞，芟叢叢生，漸成陸地。請於嘉定開劉家港，常熟開白茆港，而蘇水入海。於松江更開范家墳以達大黃浦，而松水亦入海。廣濬分支，其受三江之水，即所謂三江既入。多為尾閘，以殺震澤之怒，即所謂震澤底定。《禹貢》所書，明易簡盡。原吉所治，委曲詳至。江南水勢，大略可睹矣。

至宣德七年，況鍾復請修舉夏緒，起民昏墊。夫鍾之去夏，僅三□年。苟陂煩艾，涓渠需莊。而況金城柳大，滄海田成，世紀奄逝，陵谷摧移。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，海瑞濬築奏功。苟非泥橈山樛，視同推溺，何以稱焉。